

# 我们的村庄

乔 叶



“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忘记了这句话从何听到，却一直刻在了记忆中。自从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在地理意义上距离故乡越来越远之后，就更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人的心上如果长着眼睛的话，心上眼睛如果也会老花的话，可能确实需要把故乡放到适当远的距离，才能够更清晰地聚焦它，更真切地看到它。

也许是因为远离了的缘故，近一年来，每次回去，我都会格外贪恋，趁着空就使劲地东跑西跑。主要是去村庄。生我养我的那个名叫杨庄

的村子位于河南省焦作市的南部平原上，因为和市区挨得近，现在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想要看形态完整的村庄，最好的选择是一路向北，到南太行山里去。以赫赫有名的云台山景区为中心，它的前后左右就星罗棋布着诸多大大小小的村庄。修武县近几年正着力推进的县域美学经济，就是以这些村庄为主体。亲友但凡有空，就会陪我上山。其实无论我回不回来，他们都经常上山，看他们的朋友圈就能欣赏到山中的四季美景，隔着屏幕都能闻到他们晒的应季美食。

看得多了，就想写。看得再多些，却又不知从何写起。究其根源，还是看得不够。那就继续写。申报中国作家协会的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时，我选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子作为驻扎点，一个是浅山区的大南坡村。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南坡凭着煤炭资源一度非常富裕。后来煤炭资源枯竭，环境也被破坏得很不堪，和无数村庄曾经的命运一样，青壮年出去打工，出去就不愿意再回来，偌大的村庄变得破败寂寥，渐渐成了一个空架子。政府主导的美学经济规划到了这里后，村里原有的大礼堂、学校、祠堂、村委会等这些重要

的公共建筑都被富有经验的乡建团队逐一做了精细的修复，修复得原汁原味，很快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们纷至沓来。与此同时，社区营造也深入到村庄内部，村民们自发组织环保队定期捡垃圾，恢复了昔日的怀梆剧团重新开始排演，村民们学习着各种手工艺制作……如今的大南坡弥漫着丰饶的活力，生机重新焕发出来，充盈着内外。

如果是说大南坡的振兴方式是“先规划，后生长”，那么一斗水村的路径可谓偏于“先生长，后规划”。这个卧在太行山怀抱的村子在云台山的最高峰——茱萸峰的峰后，属于深山区，以石头房为特色民居，2013年就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确实也保留着浓厚的传统韵味。村庄紧挨着联通晋豫的白砥古道，新世纪以来，因云台山景区的辐射性影响和乡村旅游业的日趋兴盛，自发到这个村子里游玩和小住的人越来越多，村民们便自主经营起了多家民宿和农家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近年来，政府也对其进行了必要的引领和扶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了水、电、道路、环保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既保护了其璞玉浑金的天然风韵，也使之更适宜于时代的

发展需求。两年来，断断续续地，我在这个村子住了颇多一些时日，进到许多家串门闲坐，听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每到这些村庄里，都会感觉到既熟悉，又陌生。既是熟悉中的陌生，也是陌生中的熟悉。熟悉是因为它们的气氛跟我的杨庄是那么相近，陌生是因为它们与我的杨庄又是那么截然不同。每次看到村民们由衷的笑容，听到他们鲜活的讲述，我都忍不住感叹，这真不是坐在书房里能想象出来的啊。我当然也清楚，乡村存在着很多

多问题，需要严峻的审视和探讨。那些问题确实也是现实一种。可我所看到的这些不也是现实一种吗？对于乡村的架空判断，永远都只是一篇干巴巴的论文。只有走到乡村内部去仔细端详，你才会知道，它蕴藏的其实是一部怎样丰满的小说。

我的杨庄已经越来越接近于一个实体破碎的地理名词。作为紧邻城市的乡村，作为城市化进程中一种乡村样态，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虽然我是如此怀念。在深入到大南坡和一斗水这些村子后我更确认了这一点。什么事物不在变动呢？都在变动中。乡村亦然。浩荡的岁月风云涤荡到了乡村，它会撕裂，会疼痛，会衰老，甚至会黯然神伤。但当时节转换，甘霖细雨洒来，它自然也会洗净尘埃，再现姿彩。——不知道别人怎样，反正我是越看越有意思，越看越爱看。作为一个半主半客的人，我时近时远地看着这些村庄，感受着它们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动人魅力。我知道，我的杨庄在它们这里以另一种方式活着，或者说，它们在替我的杨庄活着，且活得是那么滋味美妙，意趣无穷啊。

## 新建路的变迁

竹心（美国）

彩色光圈。过了长征路商场，路东有一街心公园，有柳树、杨树、丁香树和银杏树，几张长椅。中间一空地，一群人正在欢快地跳着广场舞。几只麻雀闲散地啄食，有人走过，便扑腾地飞向树杈。

再往北走，就是十里后村了。儿时拾麦穗的地方建成了人民公园。蜿蜒曲折的人工湖，挖出的土在旁边堆积成一座小山。湖面狭窄的地方架起几座拱形小桥。山上山下树木成林，树叶开始变色，被风一吹，刷刷地响。湖水周围围着大片草地，绿意盎然。林荫小道上，一个年轻人在遛狗，一个长者背着手漫步。清澈的湖面上，浮着几只野鸭。天蓝云淡，芳草萋萋。一瞬间，仿佛回到了满目碧绿的江南水乡。

从人民公园出来，继续往北走。就是开发区的住宅楼。弟弟家就住在这一大片的楼群里。前几日到弟弟家吃饭，站在十几层的高楼往下看，几座高楼之间铺陈棋盘式整齐的小花园，喷泉、绿草、花卉、遮阳大树、长凳短椅，舞剑的青年，打太极的长者，推着小车的年轻妈妈。弟弟说，现在城市规划要求居民小区必须有一定面积的绿化区。

本来计划一路走下去，看看而今新建路的尽头在哪里，用脚丈量一下新建路究竟有多长。健走一个多小时，新建路依旧向北伸展，便放弃了。整个途中未曾见过一片碎纸屑，昔日的垃圾去了哪里？原来新建路的两旁，垃圾桶随处可见。弟弟说：“现在都不好意思往地上扔垃圾了，总是攥着垃圾走到有垃圾桶的地方才扔。”

新建路早已脱胎换骨，真正变成了一条新建的路。蓝蓝的天，绿绿的树，青青的草，艳艳的花，小城安静的周末清晨，唯有啄食留守的麻雀，为它唱一首清晨的绿色欢歌。

因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两年未曾回家，未曾走在新建路上。不知下次回去时，新建路会有怎样的变迁，又将带给我怎样的惊喜？无论如何变化，新建路永远都是属于故乡最美好的一抹记忆。



## 百年小院满庭芳

李佩红

掀开五月暖暖的门窗，走进位于新疆西北部边境的塔城市，街道宽阔、屋舍井然，安和静祥。塔塔尔族人再屯娜的家在小城的西北角。远看，木门、矮墙、平房和浓密的树木组成一幅普通的印象画，与新疆其他地区的小院区别不大，进门方觉别有洞天。涂漆的单扇门面朝公路，院墙与邻相隔，抬头可见，进门沿墙延伸一条小径，左边凹地一亩见方是花草树木的领地，自成气候。几棵高大的橡树笔直粗壮，遮天蔽日，苹果树、杏树、李子树、桑树蓬蓬勃勃，低矮的灌木和花草密密围拢着树根，幽林清凉，阻隔门外嘈杂。小径的尽头连接几间坐北朝南的平顶土坯房，石灰粉刷的墙面白白净净，像沉静清纯的农家少女。这个院落有自己的性格，绿树白墙相辉映，凸显了塔城地域独有的特色。

塔城靠近阿勒泰，冬季漫长极寒，为顺应气候，正对大门的房子不是客厅而是挡风的过道，长而窄，用于缓释寒气。天转暖，过道置铁艺雕花单人床，雕花脱了漆，看来有些年月了。从过道侧门进去才是客厅，客厅与过道之间是冬季取暖用的火墙，火墙用单层土坯垒砌。屋外雪地冰天，寒风刺骨，屋里温暖如春。火墙连接着一个铁皮炉，炉盘闪着黑色光亮，几十年磨洗收纳了主人的气息。炉盘周边铸有凹槽，涟漪般环环相扣、环环荡开，如凝固在岁月里的黑玫瑰。客厅正面是沙发，沙发后挂着彩色壁毯。一张老式四腿桌和一台脚踏缝纫机靠窗摆放。简单的陈设上全面用镂空绣花白布罩着，干净整洁，一尘不染。墙面水蓝，是石灰加靛蓝粉刷的。记得小时，克拉玛依人家家用这种石灰加靛蓝粉刷屋子，既抑菌又环保。置身其间如鱼游大海，内心顿时安宁。久走的石灰味把我拉回上世纪70年代我的家，熟悉的摆设、熟悉的味道，像迎接远方归来的女儿，又仿佛我从未走远。

塔塔尔族人口在我国不到4000人，塔城有200多人，他们多是俄罗斯移民而来。19世纪初，俄国动荡不安，生活在俄国的部分塔塔尔族人被迫流浪，再屯娜爱人热发提爷爷的爸爸，1900年从俄国喀山

逃难到塔城。当时，塔城是经贸往来的重要口岸，土地肥沃，草原广阔，人烟稀少，是躲避战乱的避风港。热发提爷爷的爸爸在塔城给俄商当了几年翻译，攒得一些积蓄，不想再回到喀山了，便筹集集银两买下这片地，围院砌墙、盖房植树，从此定居塔城。花开花谢，春去秋来，院落到现在已历经五代、传承百年。每寸墙垣，每块土坯，每扇窗棂，每一棵树，每朵盛开的花，都藏着祖先和亲人的秘语欢颜。

三四株红桃粉杏，一两处墙下秋千，一代一代的孩子们在院落里探究小草萌芽，扑捉小虫，听树梢上鸟儿歌唱，在树林里捉迷藏，妈妈进进出出地忙碌，银河在孩子们眼眸里流转，一切仍是百年前的模样，现世安稳全在这个院落里了。从前，每年到了草莓成熟的季节，再屯娜的两个孩子便钻进树林里找着吃，不叫不出来。如今，她的女儿茹菲娅从西南大学毕业后在乌鲁木齐一家企业工作，儿子在扬州上中学毕业后考入大连交通大学。每到院里的果实成熟的季节，她都亲自采摘煮制果酱，装瓶封存，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寄给女儿和儿子。那是祖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食物会带远方的儿女重返故乡。

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院子树荫下的长桌铺着绣花白色桌布，主人家在桌上摆满色彩缤纷的糕点、面包和果酱，牛奶鸡蛋和面炸成焦黄的圆形“图耶尔沙克”，蛋清加白糖做的色白如雪的“米林格”，果酱馅饺子形的甜点“皮罗克”，蜂蜜牛奶原科做的“波兰德克”及草莓、杏仁和苹果酱。别说吃了，看着都是一种享受。房前的平地上，皮肤白皙、头发金黄、披着白色大披肩、一脸贵气的胖奶奶坐在椅子上晒太阳。她笑眯眯地看着客人。穿着银绿滚边葡萄花边长裙的女主人再屯娜热情地招呼客人。男主人站在门前拉着小手风琴，悠扬的琴声在小院和树叶间飘来飘去。热发提的风琴技艺是祖辈传下来的，塔城的塔塔尔族人几乎都会弹奏。为此，塔城专门建了一个手风琴博物馆。女主人请来的朋友在院子一角的伙房包饺子。



她们做的包子很特别，扁圆形，中央并不捏死，而是捏成菊花纹，露出里面的肉馅。女主人管这种包子叫“帕拉玛西”。用热油煎熟，皮脆肉香，好吃极了。

春日午后，女主人与我吃着点心，谈起她的童年往事。

再屯娜父亲是一个匠人，铁匠、皮匠、木匠活样样精通。在没有工业的塔城，手艺人最受农牧民们的欢迎。他拿起坎土曼自己开挖了一个大池窖，地窖冬暖夏凉，当工作间再舒适不过，他在地窖里为农牧民制作各类农具和生活用具。许多牧民用粮票、清油票、羊换取农具。这个多才多艺的汉子，在有限的空间里辗转腾挪，改善家人的生活。来自母系祖传的是一个大茅庐。大茅庐是每个塔塔尔家庭的标配。母亲有一手超群的烤制技艺，会烤制各色糕点和面包，每当她点燃烤炉，左邻右舍便聚在炉边，聊天等待，院落里溢满糕点的香气。母亲捧着刚出炉的点心，一一送至朋友面前，请大家品尝，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朋友们由衷的赞美。小院不只聚合亲朋好友，还收纳动物。塔城的冬天寒风刺骨，零下三四十度，一些老弱病残的羊不能顺利转场，院里的矮棚被母亲开辟为收容所，冬去春来，羊群转回夏牧场时，母亲再把这些羊送还牧民。对他们来说，无条件地帮助他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人活在世上，和麻烦与累相比，被人需要和收获友情更珍贵。

当了一辈子老师，退休后再屯娜回归小院。2012年，她在小院开张家庭点心作坊，用妈妈留下的大茅庐，传承妈妈的点心和技艺。从此，这方院落声名远播，再屯娜成为塔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踏入院落的食客络绎不绝，有汉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回族……各个民族都有。塔城历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家族混血十分普遍。如今，再屯娜的百年小院是塔城物质文化遗产，这里不仅有属于她的一份安宁生活，有精神和灵魂的安妥，还承载了塔塔尔族的文化积淀，当然，也是整个塔城不可再生的地域遗韵，具备了更深层次的精神意蕴，因而被永久地保留下来。

## 随风飘来榛蘑香

王旗军

随我蹲下身，大婶迅速从一堆新鲜的榛蘑中，捡起一棵又粗又壮的，举到我面前说，你看这榛蘑多干，一点儿也不压秤。我不知道蹲在大婶身边的大嫂，是看客，还是也想买榛蘑？

我接过大婶手上的榛蘑，举到鼻子下，大自然的清香气，扑鼻而来。

野生榛蘑和山野菜总能吸引我。每天傍晚，我之所以喜欢下班后顺路逛下小菜市场，不仅仅是为解决吃饭问题。小菜市场可是弥漫着人间的烟火气息。春天里，小市场上一片“绿色”，大叶芥菜、叶片红绿相间的婆婆丁、白绿相间的小根蒜、绿盈盈的柳蒿，各种野菜装在颜色不同的方便袋里，或者手工编制的小筐里，还有的干脆摊放在塑料布上，春风拂动，每一棵来自山间的野菜，都带着春天的气息。每到来自长白山的山芹菜、刺嫩芽、龙须菜等，鲜嫩嫩摆到小市场上，会让人的内心更加丰盛和欢喜。

黄澄澄、盖盖上带着松针叶的团子蘑，以及深红色的松树伞蘑，在小菜市场上一露面，就预示着秋天来了。浅黄色的头茬榛蘑，宛如窈窕淑女。菌盖比一元硬币大一些的小灰蘑和小黄蘑，娇嫩得让人舍不得用手碰触。用小黄蘑包饺子，更是鲜得叫人放不下筷子。等到硕大肥厚的冻蘑出场，秋风日渐硬朗，野生榛蘑转眼就从小市场上退场了。面前摊在编织袋上的二茬榛蘑，不适合炒小白菜，晾晒干，等到冬天炖笨鸡才好。

此刻，天色向晚，大婶肯定急着想把榛蘑卖出去。我理应尊重她的劳动成果。要知道，采榛蘑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

榛蘑很少长在山脚下，往往隐藏在浩荡无边的柞树林里。能生出榛蘑的柞树林，大多分布在陡峭的山岗上。有一次，我一路寻找榛蘑，登上山岗已经累得站不稳，带我进山采榛蘑的同伴在旁边喊，踩着踩着了。我打起精神，小心挪脚，寻找半天，榛蘑在哪呢？深褐色、带着清香气味的二茬榛蘑，比头茬榛蘑粗，它们与自然环境和谐一处，对像我这样的采榛蘑生手来说，近在眼前也往往看不到。我在地面上寻找半天，才看到，一棵娇嫩的小蘑菇芽儿，跟孩子藏猫猫一样，躲在我刚才落脚处的一片金黄色的柞树叶下。

爬上高山，如愿收获到榛蘑，自然叫人喜不自禁。哪怕收获再少，能心旷神怡地亲近一下大自然，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

秋天采榛蘑时节，长白山里不再是夏天时节的葱葱郁郁，树林里已经通透起来。脚下坚实的大地上，生长着新鲜的榛蘑。抬头望向攀爬在树上的藤萝，有的藤萝上结着一串串绿色的圆枣子，有的挂着黑紫色的山葡萄，而五味子往往在斑驳的光线里闪着红艳艳的光，总是那么炫目。一树树的山里红、糖柿子，以及不知名的浆果，也在努力装扮着丰收时节的长白山。

秋天的森林，鸟鸣过后，安静中，一片金黄色的树叶，从树尖上跌落下来，所发出的声响，能惊动整片森林，清晰拨动着跑山人心灵深处的琴弦。

我从大婶手里接过方便袋，挑拣起品相好的榛蘑。大婶着急地催促蹲在她身边的大嫂说，你倒是上手啊。大嫂大嫂极其认真地给我挑拣好榛蘑。我忽然想到，好榛蘑被我挑走了，剩下的，还能卖出去吗？于是我说，不用挑了。

大小和成色不尽相同的榛蘑，都装进了方便袋。大婶喜笑颜开，跑去向别人借秤，把榛蘑称了称。我向来羞于和跑山采野菜和蘑菇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讨价还价。我深深知道，上山采野菜和捡蘑菇绝非易事。当我把钱递给大婶时，才知道，榛蘑并非热情有加的大婶的。大嫂上山采回榛蘑，第一次来小市场上出售，秤都没有，正为难时，大婶主动上前帮忙。

我拎着飘散着山野气息的榛蘑，走出一段距离，听到好心的大婶在向大嫂夸我，说我心肠好。冬天或赶上天气不好，在公交站点打出出租车，我往往会主动带上顺路的陌生人。像帮忙卖榛蘑的大婶一样，以微薄之力来热爱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好呢？

从大山里辛苦采回的榛蘑全卖了，看起来不再那么紧张和手足无措的大嫂，回家的路上，会信心满满估算明天起大早进山采蘑菇的事吧？她那不再年轻的脸上，应该是洋溢着略带羞涩的笑容吧？

